

山西文萃·著述編

薛瑄全集

第一冊

孫玄常 李元慶 周慶義 李安綱◎ 點校

《山西文萃》編纂委員會 編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晉出版社

山西文華·著述編

薛瑄全集

第一冊

孫玄常 李元慶 周慶義 李安綱 點校

《山西文華》編纂委員會 編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晉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薛瑄全集 / (明)薛瑄著;孫玄常等點校. -- 太原: 三晉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57-0871-4

I. ①薛… II. ①薛… ②孫… III. ①薛瑄(1389~1464)—文集 IV. ①B248.9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97506 號

薛瑄全集

點校: 孫玄常 李元慶 周慶義 李安綱

責任編輯: 解 瑞

封扉設計: 山西天目·王明自

出版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 21 號

郵編: 030012

電話: 0351-4922268 (發行中心)

0351-4956036 (綜合辦)

0351-4922203 (印製部)

E-mail: sj@sxpmg.com

網址: <http://www.sjcbbs.cn>

經銷者: 新華書店

承印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張: 92

字數: 12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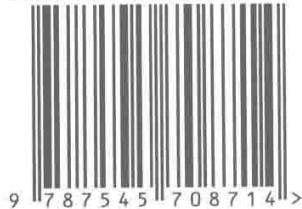
印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57-0871-4

定價: 368.00 圓 (全三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7-5457-0871-4



9 787545 708714 >

《山西文華》編纂委員會

主 任 李小鵬

顧 問 胡蘇平

副主任 張復明

委 員 李高山 楊 波 郭 立

閻潤德 齊 峰 武 濤

張瑞鵬 王建武 李茂盛

李中元 閻默彧 安 洋

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主 任 安 洋(兼)

常務副主任 陳玉龍

《山西文華》學術顧問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李文儒 李 零 李學勤 袁行霈
唐浩明 張 頷 張光華 梁 衡
葛劍雄 楊建業

《山西文華》分編主編

著述編 劉毓慶 渠傳福
史料編 張慶捷 李晉林
圖錄編 李德仁 趙瑞民

出版說明

山西東屏太行，西瀕黃河，北通塞外，南控中原，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之一。中華文明輝煌燦爛，三晉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文獻豐富、文化遺產厚重，形成了兼容並包、積澱深厚、韵味獨特的晉文化。山西省政府決定編纂大型歷史文獻叢書《山西文華》，以彙集三晉文獻、傳承三晉文化、弘揚三晉文明。

《山西文華》力求把握正確方向，尊重歷史原貌，突出山西特色，薈萃文化精華，按照搶救、保護、整理、傳承的原則整理出版圖書。叢書規模大，編纂時間長，參與人員多，特將有關編纂則例簡要說明如下。

一、《山西文華》是有關山西現今地域的大型歷史文獻叢書，分“著述編”“史料編”“圖錄編”。每編之下項目平列；重大系列性項目，按其項目規模特徵，制定合理的編纂方式。

二、“著述編”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山西籍作者（含長期在晉之作者）的著述為主，兼收今人有關山西歷史文化的研究性著述。

三、“史料編”收錄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有關山西的方志、金石、日記、年譜、族譜、檔案、報刊等史料，以影印為主要整理方式。

四、“圖錄編”主要收錄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有關山西的文化遺產精華，包括古代建築、壁畫、彩塑、書畫、民間藝術等，兼收古地圖等大型圖文資料。

五、今人著述採用簡體漢字橫排，古代著述採用繁體漢字橫排。

《山西文華》編纂委員會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二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賦

黃河賦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烝濬洪源於西極
兮注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厖博兮杳玄溝之晶明
過積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驚兮
撼砥柱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
故形經兩海而紀衆流兮擅浮沉之潏靈覽頽波而
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姒氏所經營登峴嶴而俯視兮

海棠綴錦

長笑時人憂海棠芳姿何事
近官牆自綴要識春風面任遣
花神綴錦粧

歸烟初散錦霞空綽約仙人串
醉中莫怪海棠顏色醺醺等閑

出版前言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諡文清，山西河津縣南薛里（今萬榮縣平原村）人，生於明洪武三十二年（1389），卒於明天順八年（1464），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學家、文學家，河東學派的創始人，世稱“薛河東”。他於明永樂十九年（1421）中進士，宣德三年（1428）入仕，天順元年（1457）稱病致仕，為官二十多年，歷任湖廣道監察御史、雲南道監察御史、山東提學僉事、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卿、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等職。歿后贈禮部尚書，從祀孔廟。

薛瑄推崇程朱理學，是明代前期朱學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清代學者尊為“明代理學之冠”，認為他“開明代道學之基”。《四庫提要》稱：“明初理學，以（曹）端與薛瑄最醇。”薛瑄的理學思想繼承自程朱理學，並在理氣關係、知行關係等問題上對朱學進行了批評和發展。

薛瑄出生在一個職業教育家的家庭。祖父薛仲義，教授鄉里；父薛貞，歷官教諭三十餘年。他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理學教育家，《四庫提要》論及明代理學：“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傳流為河東，陸之傳流為姚江，其餘或出或入，總往來于二派之間。”薛瑄正是河東學派的創始人。

在文學方面，薛瑄亦有很高的造詣，他的詩歌作品淡古雅雋，文章寓意深刻，有較高的欣賞價值。

《薛瑄全集》主要包括如下內容：《文清公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薛文清公讀書錄》十一卷，《薛文清公讀書續錄》十二卷，《薛文

清公理學粹言》一卷，《薛文清公從政名言》三卷，《薛文清公文章》一卷，《薛文清公策問》一卷，《薛文清公行實錄》五卷，《薛文清公年譜》一卷，《薛氏族譜》一卷。具體版本情況及點校方法，各部分都有說明，此不贅述。此外，北京中國書店 1984 年刊印的《薛文清全書》中，還有薛瑄孫薛禔的《薛刑部詩集》一卷，薛瑄九世孫薛昌胤的《蓼蟲吟》一卷，因非薛瑄著作，我們並未收入《薛瑄全集》。還有《薛文清公手稿》，是薛瑄九世孫薛繼嚴、薛昌胤摹印的，也未收入。

此次《薛瑄全集》的整理校點是在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薛瑄全集》的基礎上進行的。運城師範專科學校孫玄常、周慶義、李安綱，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李元慶等先生曾為此書整理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努力，特此致謝。

此次整理使用規範的繁體字形，對原刻本中的舊字形、俗字等一般不做保留，統一規範為國家通用規範繁體字形。對原刻本中的錯字，除明顯錯誤，如“楊雄”改為“揚雄”外，一般不做修改，保留原貌。在一對多的繁體字處理上，原則上參照刻本用字但不囿于刻本，對於古代用法有區別的一對多繁體字，根據上下文意進行區分，如取捨義用“捨”而非“舍”，茅舍義用“舍”而非“捨”。在古代可通用的異體字形，不再特別區分。另外，為避重復，以刻本《文清公薛先生文集目錄》標注頁碼代替《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分卷目錄，不再單列。刻本《文集目錄》中脫漏的篇名，依內文補上，並在內文出校。篇名文字不同的保留《文集目錄》原貌，內文中出校。如有訛誤，敬請指正。

三晉出版社
2015 年 7 月

序

序

薛瑄，號敬軒，是明代程朱學派的主要代表。黃宗羲《明儒學案》稱其“惴惴無華，恪守宋人矩矱”，事實上在理氣學說方面，薛瑄已提出對於程朱觀點的修正意見，並非完全“恪守矩矱”了。朱熹雖然也講“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但又說：“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需先有是理”；“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下言，豈無先後？”薛瑄則斷然否認理先氣後之說。在《讀書錄》中，他說：“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又說：“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即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為二也。”“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這種“理氣統一”的觀點，可以說是正確的，表現了唯物主義的傾向。

關於理氣關係，薛氏又提出“日光飛鳥之喻”。他說：“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對此，黃宗羲曾提出批評。黃宗羲說：“理為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為喻。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為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為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按黃氏此評亦不盡切當。以日光飛鳥比喻理氣，實屬不倫，黃氏謂“不可為喻”是正確的。但氣是

具體的，可以說有聚散，理是抽象的，怎能說“亦有聚散”呢？黃氏指出“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肯定了理的變化，這是精闢的見解，但不能用“理有聚散”來表示此意。薛氏“日光飛鳥之喻”是不切當的，但他的“理無聚散”之說還是正確的。他說：“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這還是應該肯定的。

薛瑄強調了理的客觀性。他說：“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又說：“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物無內外也。”“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這一方面承認“內”與“外”的統一，一方面又以“理”與“心”對舉，他肯定理的客觀性是非常明顯的。

後來王守仁批評朱熹“析心與理爲二”，黃宗羲亦批評薛瑄“喻理如物、心如鏡”是“猶二之也”。這裏表現出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的根本分歧。平心而論，兩派學說各有短長。程朱學派肯定理的客觀性，這是他們學說的正確方面；陸王學派強調人的主體性，這是他們學說發生積極作用的方面。事實上，理（規律、準則）的客觀性，人（個體、人類）的主體性，從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兩者正是相反相成的。

薛瑄在明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是山西的大学者，也是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山西省的哲学史工作者整理出版了《薛瑄全集》，这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大贡献。我想，海内外的哲学史工作者一定欢迎这部书的出版。

一九八七年七月 張岱年序於北京大學

前 言

一

古河東地區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發祥地。自古以來，這裏就是文化名人的薈萃之邦。僅以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而論，戰國初期的卜子夏設教西河（今河津縣）；戰國後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況是古荀國（今新絳縣）人；西晉的思想家裴頠是聞喜縣人；隋末的思想家、教育家王通是龍門（今河津縣）人；唐代的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是河東（今永濟縣）人；北宋的史學家、思想家司馬光是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明代的理學大師薛瑄是河津縣南薛里（今萬榮縣平原村）人。河東傳統文化是祖國的一份寶貴財富，深入發掘、系統研究河東文化，剔除糟粕，吸取精華，鑒往訓今，為經濟振興、社會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我本河東後學，1984年來又長運城師專，研究河東文化之志遂油然而生。適周慶義等先生提出研究薛瑄學術思想之請，我十分贊成，隨即邀請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李元慶、高銀秀先生，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籍編輯室孫安邦先生，山西師範大學晉國史研究所李孟存先生以及我校中文系孫玄常、王樹山、孟兆咏、張春山、王蓬、李安綱諸位先生齊集一堂，共成此盛事。為研究薛瑄學術思想，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們決定首先校點出版《薛瑄全集》，為研究工作提供全面的、可靠的依據。經過幾年的努力，《薛瑄全集》終於和讀者見面了。

二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謚文清，山西河津縣南薛里（今萬榮縣平原村）人，生於明洪武三十二年（1389），卒於明天順八年（1464）。他出生在一個職業教育家的家庭，祖父薛仲義，生活在元末亂世，通經史，不求仕進，教授鄉里。父薛貞，在明代歷官教諭三十餘年，是一位克己盡職、教績卓著的職業教育家。瑄三十七歲前，一直輾轉隨侍其父於任所，受到其父儒學思想的嚴格家教。他自幼天資聰敏，七歲讀書成誦，“性善詩，人以爲天授”。少年時代即胸懷作大儒、成偉仕之壯志。據他自己回憶：“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仕，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到十四五歲，“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並諄諄教導他“爲學以正心修身爲切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以先儒氏說爲主”，“以三綱五常爲大”。幫助他確立了以儒學思想爲主旨的爲學之道。薛瑄爲實現自己的少年宏願，“遂發奮篤專于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與楊秀才書》）薛瑄二十一歲時，隨父在玉田，得遇元遺儒王素亨、范汝舟、魏希文、范仲仁等講論經史，研習宋諸儒性理諸書。久之，瑄嘆曰：“此道學正脈也”，乃“盡焚詩賦草，專精性命，至忘寢食。”（《薛文清公年譜》）他以如此頑強的勤學好問精神專精性命之學，精思力踐，終生不輟，終於成就爲明代著名的理學大師。

三

薛瑄是明代前期朱學思想的主要代表，在理氣關係問題上，他對朱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是一位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理學家。

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理”、“氣”的概念有過一個演變的過程。在宋明理學中，理、氣關係問題實際被看作精神與物質或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因而成了每個理學家必須作出回答的哲學基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薛瑄一以貫之的觀點是“理在氣中”，“理氣不可分先後”，是理氣統一論者。他反復強調：“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讀書錄》卷四），“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讀書續錄》卷二）。“理、氣間不容髮，如何分孰爲先、孰爲後？”（《讀書錄》卷三）他依據這一基本觀點，針鋒相對地批判了朱熹“理在氣先”和“理氣決是二物”的唯心主義理氣觀。他針對朱熹所說的“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朱子語類》卷一），批駁道：“竊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蓋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雖未成，而所以爲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嘗間斷止息，而理涵乎氣之中也。及動而生陽，而天始分，則理乘是氣之動而具於天之中……分天分地，而理無不在，一動一靜，而理無不存，以至‘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理、氣二者蓋無須臾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讀書錄》卷三）他明確指出朱熹所謂“理氣決是二物”的說法是錯誤的，說：“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爲二，則非矣。”（《讀書續錄》卷一）他由理氣統一論又進一步提出道器統一：“器即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氣也，器亦道也。’”（《讀書錄》卷一）

薛瑄否定所謂主宰宇宙萬物的精神本體的存在，認爲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物質本原。他說：“天地間只一氣。”（《讀書續錄》卷一）“一氣流行，一本也。”（《讀書錄》卷三）“萬物皆氣之凝聚，而理亦賦焉。”（《讀書續錄》卷四）充分肯定了氣的本體作用。天地間的一切，都是一氣所產生的物質實體，“天外無物，物外無天”（《讀書錄》卷四）。從而肯定了世界的物質性，否定了朱熹所謂的“理世界”。薛瑄不認爲氣外有什么懸空獨立之理。他認爲：“理”不過是事物的“脈絡條理”，即事物固有的規律性。他說：“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脈絡條理也。”（《讀書錄》卷四）“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

絡條理合當是如此者是也。”(《讀書錄》卷一)顯然,這樣的“理”只能存在於物質的氣之中,決不能先於氣,與氣“離而二之”而獨立存在。他進而指出,太極與陰陽,道與器,同樣不可“離而二之”。他說:“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只在氣中,非氣之外懸空有太極也。”(《讀書續錄》卷二)薛瑄的這些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色彩。

此外,在認識論方面,薛瑄從“以氣爲本”的理氣觀出發,進而提出了“以心映理”的樸素反映論。他說:“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惟心明,則映得理見。”(《讀書錄》卷五)把“以心映理”比作照鏡子,儘管帶有很大的直觀性,卻形象地表達了主體反映客體的樸素反映論思想。他還提出:“知、行貴乎兼盡”(《讀書續錄》卷二),“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讀書錄》卷二),“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讀書錄》卷四)。堅持了“以行爲重”和“行爲知之本”的唯物主義知行觀。

當然,薛瑄的唯物主義思想還是很不徹底的,還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他的“復性”說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他堅持維護程朱的“道統”觀念,更表現了他思想上的消極保守方面。但是在明代前期,統治者在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同時,意識形態領域也加強了思想禁錮,朝廷以欽定《性理大全》詔頒天下,朱學被奉爲一家獨尊的“正統”,文化思想界處於沉悶、保守的“述朱時期”。在這種情況下,薛瑄敢于批駁朱熹的唯心主義觀點,確是難能可貴的,證明他是一位富有獨創精神的理學家。他對朱熹唯心主義理氣觀的批判在朱熹哲學體系中打開了一個重要缺口,進一步暴露了朱熹哲學的矛盾,促進了朱熹哲學的分化。薛瑄對理氣關係的唯物主義論述對明代中期以羅欽順、王廷相爲代表的理學唯物主義思潮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直接的啓迪作用,這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四

薛瑄又是一位卓越的理學教育家,是明代河東學派的創始人。